華夏導報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　第五五七號

社址：中國文化學院　辦公室：八八六〇八九。
編輯部：八八六一四二轉　（校刊）非賣品。

發行人：宋晞
社長：鄭貞銘
主編：新聞系
發行：華岡書局

第三屆華岡青年 二十人榮獲當選

將於畢業典禮時頒獎

【本報訊】第三屆華岡青年業經評審完畢，計徐清文等二十人獲選。並定於本（六）十三日畢業典禮時頒獎。

這次華岡青年係經各所屬系科主任推薦，包括博士班三人，碩士班五人、大學日間部三十四人，及夜間部十一人、專科部二人，合計五十五人參加角逐。經評審委員選拔及評委會各委員秘密投票後決定人選。其名單如下：

研究部：博士班徐清文，碩士班張步仁、陳奇。

大學部日間部十一人爲：俄三姜雲霞、新三李公威、史三甘東和、士資二李聖德、體四馬樹秀、日一余立龍、中三凌靜濤、氣四王茂剛、英四周春英、美三陳秀娟、印二陳文禮。

夜間部五人：新三吳東權、行五黃體群，四育並重，裕城、家四陳懿寧、市三李威德、企四嚴晨。

專科部一人是舞專四林淑君。

【本報訊】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徐哲萍，參加省教育廳九年國民教育歌詞徵文，被錄取爲優良作品，並得獎金一千元。

今年國民中小學畢業典禮，這支歌曲將被指定演唱。

九年國民教育頌

歌詞是：强國之道，教育爲先，培養的國民要健全。偉大領袖、英明有遠見，國民教育是利用暑假期間，招收北縣市的大專學生輔導北市各社區學齡兒童的社團活動。

該社團服務項目是組織領導社區中的孩童，做各項音樂活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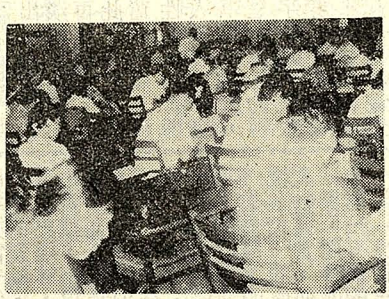
服務時間自七月十二日至八月廿一日（六星期），隔天服務兩小時，訓練時間自七月五日至九日地點在板橋光仁中學。報名自即日起至六月廿五日止，在大仁館一樓天主教研究所。

博物館將舉辦 嘉南文物特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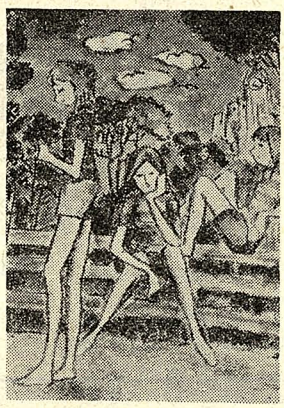
【本報訊】華岡博物館將於七月下旬舉行嘉南功史文物特展。

此次展覽是中華學術院和嘉南各縣市合辦。展出的各種器物、典籍、譜牒、明清以來本省先賢的書、詩、畫及各種圖片，均由嘉南各縣市文獻委員會提供。

此次展旨趣，是以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統，臺灣文化接炎黃之脈傳。過去中國固有的文化是由大陸傳到臺灣，今後三民主義新文化是要由臺灣傳回大陸，而嘉南文化就是臺灣文化的源流。



驪歌聲起之前，又是一陣緊張的畢業考。本校畢業考自昨（七）日起一連舉行六天，圖爲大禮堂畢業考一景。（本報記周安南攝）



美一於昨日起推出三天的班展，每項作品可稱都爲匠心傑作，圖爲大義館四樓的展出作品之一。（本報記者周安南攝）

班代表速領取 預官考選准考證

△訓導處表示：預官考選准考證已經發下，希大四、專五各班代表前往訓導處崔孝先教官處領取。

●●● 服務台

△本校英文系畢業校友許濬明，在公路局車上遺失畢業證書，拾獲者，請送本報編輯部。

△陶一李德同學遺失太陽眼鏡一付，拾獲者請送至大倫館二二三室。

●短訊●

【本報訊】圖書館決定，大成館西文書庫舊期刊欲影印的同學，可用學生或借書證借到第一參考閱覽室複印

演講

【本報訊】軒轅學會將於明（九）日晚七時正，在大仁館一〇八教室，舉行學術演講。由王寒生教授主講。曠世聖人「莊子」。

小啓

△本報最近接獲數封「讀者來函」。均因未署名，故無法刊登。敬請讀者合作，凡投函務必寫明系級姓名俾便處理。

●一週大事●

六月一日

△中華學術院所屬四十個研究所，自本日起，實施五十九年度業務總檢查，內容包括研究基金，圖書資料，儀器設備，出版工作，學術活動，建教合作，國際交流等項目。

△中華學術院籌劃設立文物學研究所，敦聘藝術評論權威虞君質教授擔任所長。

△夜間部應屆畢業生本週內舉行畢業考試。

六月二日

△菲律賓馬波里工專學院華生會回國訪問團，於本日來校參觀

△美國聖若望大學陳文星教授來校拜訪宋院長，並參觀圖書館，博物館等。

六月三日

△澳洲紐修威州議員 Mr. Douglas Darby 於本日來校參觀，並拜會宋院長，交換意見。

六月四日

△教育部督學張乃維、吳子我、周作民、憚彥彤等四員，於本日抵校視察。

六月五日

△華岡羅孚群自本日起，在陽明山苗圃舉行爲期兩天童子軍訓練。

△應屆畢業生本日起停課。

●一週大事●

電影中的「個性主義」

會西霸

所謂「個性主義」，拿最普通，最扼要的話來解釋是：人類憑藉其良知良能，在判斷是非以後，只尊重眞理，而置利害於度外，或只爭取自由，而不畏暴戾。近年來經常上映頗多帶有「個性主義」宣揚意味的影片，我想底下這三部影片是大家比較熟悉的。

「良相佐國」裡的湯摩斯爵士（保羅史高菲德飾），飽習法律，而且堅信人權特性，所以深知亨利第八（羅勃蕭飾）的廢后是以我說湯摩斯爵士的話：「我是那麼法判我死罪，我必得服從憲法」，所伴違悖道德的事情，於是身爲一個首相的他，當紅衣主教與全國無數民衆被脅簽誓同意之時，唯獨他堅持己見，甚至不惜自告引退。及至亨利第八的完婚歌舞歡聲中，他却身繫囹圄，爲眞理作活證，最後判定莫須有的「叛國罪」，走上斷頭台，仍毫無屈服反悔之意，還穩靜地向蒙面的劊子手安慰：「孩子，別顫抖，我感謝你送我去見我的主！」然後被處決，首級和眞理雙雙高懸在倫敦城牆上示衆。：這使我們想起蘇格拉底死前熱烈討論生死哲學，並且婉辭弟子助他潛逃的話：「我是那麼服從憲法，既是憲法判我死罪，我必得服從憲法」，所以我說湯摩斯爵士爲維護眞理而死，正是一種「蘇格拉底」式的犧牲，太偉大，帶些悲憫。

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被德軍阻截的美國交響樂團逃亡故事「鐵蹄壯士魂」，强調了德軍將領（麥斯米倫雪兒飾）和樂團指揮（却爾登赫斯頓飾）的「個性主義」：將領認爲命令拿起指揮棒，僞裝成即將爲德軍官兵演奏地勤加演練，正好相反，他認爲其實他們在高奏逃亡曲，——或貝多芬、或華格納、或舒伯特、或柴可夫基——來協助兩名美軍及全體樂團的逃亡，因爲樂團指揮的「個性主義」關係整個樂團的存亡，因此他迫不得已改變自己意志，顧慮到全體安危性，極力勸說指揮，指揮才漸漸醒悟，走出那冷得非抱着油桶取暖的地窖，侮辱演奏是天經地義的事；樂團指揮正好相反，他認爲樂團既然沒有武裝力量，就不足以納入戰爭，也就毫無理由爲德軍演奏，他曾譏諷的說：「音樂是藝術，不能成爲妓女！」可是，整個樂團七十多人的生命都寄託在他身上，樂團領班以遷就特殊的環境，這正是我國俗語「識時務者爲俊傑」，也才贏得德軍將領的一句眞心話：「也許我們都對了。」

另外有個在坎城影展獲最佳影片的「秋水伊人」，粗略看去，實在觀察不出有什麼「個性主義」存在，但往往像這種不着痕跡的雕琢越使人感到悵然。當這對昔日愛侶因戰爭而分開，過了些年重逢的時候，男的已脫去汽車修理工的服裝，而自設加油站，女的則已嫁予珠寶商，返鄉奔喪，巧經加油站，兩個人就是在這種不期而遇的景況下，他們却都成長爲懂得處理情感的好人，沒有欣喜欲狂的擁吻，因爲歲月是位最好的導師，指導了他們如何爲人夫、爲人婦了。於是正確的「個性主義」表現了出來，彼此僅是淡淡的寒暄幾句，就再度分離，唯有如此，他們才不致被舊情所擾，這種個性主義的詮釋太發人深省了，女的轎車逐漸開遠，男的望着暮冬的雪色，字幕寫「秋水已望穿，伊人不復在……」淒涼得使人想起去茵夢湖看望伊麗薩柏，終而平淡離去的萊因赫，唉！那種强者的寂寞。

略論 索善尼津的小說

亞歷山大，索善尼津是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，他於一九一八年誕生於俄羅斯的南部，當他幼年時，父親就去世了，隨後他的母親把他扶養成人。他在羅斯托夫城完成小學至大學的教育，主攻物理和數學，那時他對文學沒有深入的研究，也沒有興趣，祇在莫斯科大學的哲學系，選了一門函授的課程。一九四二年，德國入侵蘇聯，他被徵召加入紅軍充當一個砲兵連長，因他的服務成績優異，曾兩度接受政府的頒勳。不幸得很，他在致友人的一封書信中無意地中傷了史達林，而從西普魯士的戰場上被解到莫斯科的魯貝揚卡監獄，不但被褫奪了官階和勳章，而且被判强迫奴工八年。一九五三年，史達林死了，他才從集中營釋放出來，但是他仍然被迫在中亞細亞過着放逐的生活，直至一九五六年二月，他才結束了他的放逐生涯。終其一生，他所扮演的角色，是軍人、囚犯、奴工，以及放逐者；而他所活動的世界，無非是戰場、監獄、和集中營而已。如今他依然是紅色恐怖下的一個受難者。

索善尼津的寫作形式和風格仍然承襲十九世紀俄國「社會抗議式」的傳統，他的筆法簡鍊有力，情節單純而扣人心弦，人物寫實。他透過「心」和「眼」，來觀察並了解他的現實世界，而將俄國集中營的黑暗生活公諸於世。雖然他的敍途是第三人稱的寫照，而且藉「象徵」或「隱喻」的表現方法達到嘲弄和諷刺當代蘇俄政治及制度的目的。基於此，我們可以說，他是一個「寫實主義者」。

在索善尼津的小說中，人物是平凡的人，不是受人敬仰的英雄，他們都是農民，囚犯、奴工、放逐者，也是在蘇俄史達林政權下被迫害的窮人以及無辜者的縮影，這群弱小者，他們都在悶聲恭順地生活着。從他們現實生活的反映中，作者揭發了人性中善與惡的剖折面。

索善尼津從囚犯到放逐者這一段的生涯中，他歷盡了人世的滄桑，遭遇了不幸的變故。因此，他在「癌症病房」中，把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象徵爲一所病房，而在「第一層地獄」中，將囚犯的科學家們所處的逆境比喻爲但丁「神曲」中的地獄第一層。在史達林統治之下的政治犧牲者，他們的希望被斬斷，安逸被搶走，財產也被剝奪了，但他們依舊充滿了勇氣，面對着現實生活人人都是具有高貴靈魂和堅忍精神的無言者。他們的抗議不是大聲疾呼的口號，而是一群無辜者的心底呼聲，也是作者對史達林的蠻橫政治所作無情的憤怒抗議。

縱觀索善尼津的小說計有五種「伊凡・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」，「地獄第一層」，「癌症病房」，「我們絕不放錯」，「因主義的緣故」，這些小說中的故事都是他親身在監獄集中營，西伯利亞放逐營中生活的眞實紀錄，也是他自囚犯到放逐者的生活三部曲，所以，我們說他是現代廿世紀的「杜思妥也斯基」的化身。此話不太誇張，因他倆的遭遇大致雷同。（鄒成禧）

雨（外一章）

我倚窗小立，
雨絲絲地編織迷濛，
輕輕地把我網住。
妹妹又哭了，
嘴撅得高高地，
說：瓜棚下的衣服又濕了！
淅瀝…淅瀝…淅瀝……
淅瀝…淅瀝…淅瀝……

白鴿

—給MY（黃速）

在視覺的青葱
剪貼早春的溫柔
　然后
以一聲聲的嘀咕　啄我
以一種輕輕的強烈　撲我
以一種不可言喻
　是　妳
　眼廓飛著的二隻白鴿
嘻嘻　二隻愉快的壓迫

華苑 週刊 第二五版